

# 羽帆诗选

+

李伟昉 王国钦 主编

POETRY  
ANTHOLOGY  
YUFAN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羽帆诗选

十

李伟昉 王国钦 主编

POETRY  
ANTHOLOGY  
YUFAN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顾 问

关爱和 苏文魁 夏 林 邢 勇 程光炜 张云鹏

## 编委会成员

主 编 李伟昉 王国钦

副主编 李 暄 萍 子 吴元成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国钦 邓艾芬 刘静沙 西 屿 乔伟辉

李 迪 李伟昉 张鲜明 吴元成 高金光

萍 子

## 序 一

《羽帆诗选》(10卷本)即将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

去年9月,1979级的师兄王国钦先生在来参加河南大学百年校庆活动之际,说2013年将是“羽帆诗社”成立的30周年,问我是否可以举办一个研讨会以示纪念。“羽帆诗社”成立于1983年3月,创办有《羽帆》诗刊,首任社长是当时已读大四的王国钦师兄。读大一的我,当时就知道这个诗社办得有声有色,并且聚集了一批各年级颇有诗歌创作才华的学生。不想,好像是弹指一挥间,“羽帆诗社”却已即将迎来她的30岁生日。我马上意识到,举办研讨会以示庆贺与纪念确有意义。但如果能把30年来“羽帆诗社”各届成员的代表性诗作汇集成册加以出版,然后再举办一个出版首发式及学术研讨会岂不是更有意义!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王国钦师兄,他非常高兴,于是便由他这位创始社长开始了诗集的组织、搜集、编辑等事宜。

我们愿意大力支持编辑出版《羽帆诗选》并着手筹备相关研讨会,不仅是想对“羽帆诗社”所走过的30年历程及其所留下的带有鲜明时代印迹的代表性诗作做一次回望、梳理和总结,而且还想借此充分肯定多年以来历届卓有远见的文学院领导对大学生社团组织与建设工作的一贯支持。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文学院(1996年前称中文系)先后成立了羽帆诗社、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大平原文学社、铁塔文学社、影视协会、爱心俱乐部、红学研究会和魔术协会等8个学生社团。其中,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作为我校第一个学生理论社团,先后获得了“河南省教育系统优秀社团”、“河南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品牌”和全国“大学生思想引导优秀活动案例”等

荣誉称号。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于2009年来校视察工作,对此给予了高度赞扬。作为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社团自觉地承担并发挥着提升学生思想品味、丰富学生精神世界、塑造学生美好人格、活跃学生业余生活的重要作用。重视大学生社团的健康发展,不仅是社会历史使命之使然,也是彰显大学特色教育理念、体现以人为本、关注生命个体健康成长的内在需求。多年以来,文学院在坚持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工作过程中,也十分关注并积极扶持学生社团方方面面的活动,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促其展示才能搭建了一个良好的成长平台,同时对丰富活跃校园文化、加强健康的校园文化建设也做出了十分有益的探索。

作为河南大学文学社团的代表,“羽帆诗社”多年来已经成为我校学生诗歌爱好者展示其创作才华、寄托其理想精神的园地。一届届诗社的莘莘学子们,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美好的情愫,抒发时代感受,畅想幸福生活,追求信念价值,放飞理想未来。他们的作品中闪烁着自己的青春风采,洋溢着属于自己的浪漫激情,记录着自己的孜孜求索,并已成为一部文学院学子心灵发展的形象历史。30年来,“羽帆诗社”薪火相传,弦歌不断,延续至今,自然成为一方文学沃土。这里持续不断地培植出了一束束娇艳明丽的鲜花,芬芳馥郁,香飘遐迩;这里走出了一批又一批文学人才,其中不少成为活跃在河南文学界乃至国内文学界的著名诗人。他们出版了一本本脍炙人口的诗集,也有人成为了研究诗歌创作、享誉国内学界的著名学者。

拥有这样一个已经走过30年历程而且累累硕果让人引以为豪的大学生文学社团,我们文学院不仅有义务继续关心、呵护它,而且有责任使它的作用继续发扬光大。我们认为,文学院应该培养有多方面素质和丰富内涵的优秀人才,其人才培养的目标应该满足社会不同层次的发展需求,能够体现出应有的层次性与多彩性。我们不仅要培养学术研究型人才和对口应用型人才,还要有意识地培养想象力丰富、形象思维突出的文学创作型

人才。也许,作家与诗人的诞生不一定是中文专业直接教育的结果,因为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确有很多作家和诗人并非中文出身。尽管如此,文学院却没有理由放弃努力,至少应该有意识地主动地在课堂或在课外充分地调动已有教学资源,对有创作爱好与才能的学生的脱颖而出及时加以引导并营造出有益的氛围。热心扶持大学生文学社团,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加强校园文化内涵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潜移默化地起着热爱生活、崇尚美好、引领精神和追求理想的重要作用。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文学院历届“羽帆诗社”校友对编好这套诗选倾注了满腔热忱,表现出了无私奉献的精神;河南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也对这套诗选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全情投入,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真切希望“羽帆诗社”获得更好发展,希望诗社能够继续发挥催生创作人才诞生的摇篮作用。愿这套诗选能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愿与我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一同成长并共勉!

是为序。



2013年12月1日

(李伟昉 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 序 二

1983年3月10日,在河南师范大学(1984年恢复河南大学校名)中文系党总支的领导下和系团总支的指导下,以当时中文系五位学生王国钦、王吉波、刘庆喜、赵向毅、邓艾芬为主,组织创办了河南大学历史上第一个诗歌创作的学生社团——“羽帆诗社”。在当天晚上的诗社成立大会上,笔者曾经激情致辞:“三月的春风,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荡漾;四化的步伐,敲击着我们伟大的理想。一片雅洁的羽帆起飞了,她带着我们大学生的拳拳赤心;一片希望的风帆开航了,她向着太阳升起的东方。”(《愿我们的“羽帆”高高地飞翔》)许多人还清楚地记得,笔者当时就充满向往地对参加成立大会的诗友们说:“若干年之后,如果有一位、两位、三位诗友能够从我们的羽帆诗社走出来,成为河南乃至全国的著名诗人,那就是我们最大的骄傲。”

俗话说:“三十而立。”而今,当我们站在2013年回望历史、回首往事之际,蓦然发现一个令人惊异不已的现象:“羽帆诗社”自成立那天起,她已经成为中原文坛的一面诗歌旗帜,成为中原大地的一种诗歌力量,成为河南大学万千学子诗歌之梦的向往。整整三十年了,我们的国家先后经历了改革开放、市场大潮、经济腾飞、股票投资、通货膨胀、信息爆炸、极富极贫、反腐倡廉等不同的社会阶段或社会现象。但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羽帆”的诗歌旗帜片刻也没有停止飘扬。屈指数来,如张鲜明、李暄、杨吉哲、李霞、冯团彬、高金光、萍子、董林、吴元成、刘静沙、刘昌武、西屿、白战海、白书庄、心地荒凉、宁智沛直至现任社长……是“羽帆”为他们提供了最初的

艺术创作之家,但他们却为“羽帆”增添了沉甸甸、光灿灿的艺术含量……那一个个代表当代中原诗歌之星的名字,都是“羽帆诗社”三十年蓬勃发展的艺术界桩啊。

尤为可贵的是,“羽帆诗社”从成立开始就创办了墙报版、油印版的《羽帆》诗刊,后来曾更名为《黄河风》诗刊。再后来,“羽帆诗社”又获得了全国十大优秀社团等荣誉……有些诗友,在全国的诗歌创作界也是颇具艺术分量的——这完全是成立之初所没有料到的!“羽帆”为什么能够如此?为什么能够如此生生不息、薪火相传?这或许就是我们原本无意而为之的“羽帆”精神吧——我们为“羽帆”的这种精神而自豪!

“羽帆诗社”是一个以新诗创作为主体的在校学生诗歌创作社团,从中成长起来的诗人或诗评家多数也以创作新诗为主。粗略统计,三十年来从“羽帆诗社”走出来的“羽帆”诗友先后该有数千名了。尽管笔者在新诗创作上早已落后于其他诗友,而自己毕业之后所钟情的诗词创作也早已是“非主流文体”,但每当我见到“羽帆诗社”的某一位诗友,每当我读到某位“羽帆”诗友的新作,一种无比的自豪之感便不禁油然而生。或当某位“羽帆”诗友称我一声“诗兄”之际,内心便会为自己“创始社长”的身份感到几分窃喜与得意。

按照最初的设想,《羽帆诗选》这套书将尽可能全、尽可能多地收录三十年来历届“羽帆”诗友们的诗歌作品。但是,毕竟三十年了,部分诗友因星散到全国甚至世界各地而不便联系,部分诗友因生活、工作之故而不再进行写作。尽管我们上从1983届向下顺序征稿,又从在校的2013届向上回溯征稿,但结果依然不甚理想。所以,我们的设想也经历了从“尽可能全部出版”到“尽可能每届不断”再到“征集多少是多少”三个阶段。目前征集到的稿件的规模分为十卷,前八卷为“羽帆诗社”诗人的诗歌,后两卷为“羽帆诗社”诗人的诗评,诗集的多样性表明他们不仅耕耘于诗歌创作,而

且关注诗歌评论。本套书虽尚不能全部容纳全部诗友的优秀作品,这当然是个遗憾,但其出版意义却远远地大于遗憾:“羽帆”毕竟三十年了,“羽帆”诗友毕竟第一次出版《羽帆诗选》,三十年的“羽帆诗歌现象”毕竟是由我们这些人创造出来的!同时,“羽帆诗社”也毕竟对河南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做出了三十年持续不断的贡献!

“伟大的诗人反映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诗人。我们的祖国,正在改革中振兴;我们的事业,就在振兴中起飞。我们有着一个坚实的大地,我们有着无限宽阔的天空。社员们,共同努力吧!让洁白的‘羽帆’带着我们对祖国和人民的祝愿,带着我们一代人的理想,在我们民族的蓝天上自豪地飞翔吧!”(《愿我们的“羽帆”高高地飞翔》)

三十年了,光阴如梭。为了这套《羽帆诗选》的问世,我们等待了太长的时间。仰望着“羽帆”高高飘扬的旗帜,我们不能不再次追忆起当年与“羽帆”相关的许多老师。时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苏文魁老师,被诗友们形象地称为“羽帆”的催生婆;首届“羽帆诗社”顾问、《开封日报》副刊部的李允久老师,被诗友们亲切地称为“羽帆”的好保姆;时任中文系团总支书记夏林老师、当年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的周启祥老师、《中岳》杂志编辑部诗歌编辑孔令更老师等,分别给“羽帆诗社”的成立与成长以种种的支持与帮助。当年中文系的著名教授于安澜先生,专门创作了一首五言长诗为“羽帆”的诞生而歌唱。还有为《羽帆》诗刊题词的著名作家魏巍、为《羽帆》诗刊提供诗作的著名诗人牛汉,以及易殿选、高铁军、王剑冰、程光炜、刘根社等77级、78级的诸多诗兄、学兄,都是需要我们真诚地再道一声“感谢”的!

为了这套《羽帆诗选》的出版,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河南大学文学院的现任院长李伟昉先生。没有他的充分认可、多方协调与积极帮助,这套书的出版恐怕还得继续走在“计划”之路上!同时,母校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也

是十分重要的！而母校出版社能够欣然接受这套《羽帆诗选》并在最短的时间内予以出版，则使这套书更具有了特殊的文化价值与纪念意义。至于书中所选作品是否适当、质量高低，那就由各位诗歌评论家们“评头论足”了。

是为序！



2013年10月1日于中州知时斋

（王国钦 “羽帆诗社”创始社长，河南文艺出版社编审）

# 目 录

## 李霞

|                          |       |
|--------------------------|-------|
| 诗道在觉 .....               | (1)   |
| 诗在反常 .....               | (13)  |
| 诗在简淡 .....               | (27)  |
| 程序决定结果:从“汉诗榜”看诗歌标准 ..... | (36)  |
| 诗人的等次 .....              | (45)  |
| 诗歌大师的原因或标准 .....         | (51)  |
| 诗祸 .....                 | (58)  |
| 诗殇 .....                 | (81)  |
| 汉诗写作的世纪困惑或者出路探寻 .....    | (91)  |
| 21 世纪:网络诗歌 .....         | (98)  |
| 诗歌乡愁何时了 .....            | (108) |
| 象征的神魔:诗歌的泛学院写作 .....     | (115) |
| 口语诗歌:汉语诗歌的现在进行时 .....    | (119) |
| 诗歌修辞:主观的客观化哲学 .....      | (126) |
| 诗歌批评怎样活命 .....           | (141) |
| 河南诗歌地图(初定稿) .....        | (149) |
| 羽帆诗社社员调查 .....           | (160) |

## 郝银

|              |       |
|--------------|-------|
| 我眼中的萍子 ..... | (173) |
|--------------|-------|

**李 霞** 诗人,评论家,书法家,摄影家。198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并发表作品。先后做过师范教师、党报编辑、企业报负责人,现为《河南工人日报》副总编辑、河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大河》诗刊主编。出版有诗歌及评论集《一天等于24小时》、《分行》。

## 诗道在觉

诗,到底何为诗?

文学史已有定论,诗不仅产生在散文之前是文学之祖,而且诗产生于文字之前,因为歌谣产生在文字之前。诗不仅与音乐同源而且与舞蹈同源。诗的起源当与人类的起源一样久远。

“诗”字最早见于《尚书》中的《虞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也是中国最早也是迄今最权威的对诗的解释。

《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想想大学中文系教授讲的,想想文学史书上写的,仍然是个“?”。1984年我大学毕业不久,在一篇文章里说:诗由言与寺组成,诗就是寺言,即寺庙里的话语或祭祀之言,更得意的是它竟与古希腊哲人柏拉图说的诗人是神的代言人不谋而合,这还为诗的神秘感找到了原始依据,当时真的有点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但文章发表后编辑部转来一封读者来

信,说佛教传到中国远在文字产生之后,怎能说诗是寺之言呢?望文生义的我成了井底之蛙,迄今想来仍觉脸红。遗憾的是几次搬家那封信已找不着了,来信者的名字也不敢再凭印象了。

但,诗肯定与寺有关系。宋代王安石释寺为“寺人”,那么诗就是寺人之言了。此说由于缺乏充足证据,不为人信。那么,“诗人”是否源于“寺人”也不得而知。近见青年学者叶舒宪在《文艺研究》1994年第2期发的文章《诗言寺辨——中国阉割文化溯源》,以充足的论据,证明了上古所谓“寺人”就是主持祭礼的掌坛者,又是宫廷中被阉割过的内官,并参与重大政治军事行动。“寺人”须“巧言”,其“规谏君王”之言或主持祭礼所吟诵的祷告词就称为“寺人之言”,后又合称为“诗”。因“寺人”地位较低,推而广之,凡是地位较低的人,以富有文采的语言呈述心意于比自己地位更高的人,也均以“诗”称之。来自民间的民歌民谣以“风诗”称之。周代的乐官将“风”、“雅”、“颂”汇编起来,合而称《诗》,汉代始尊称为《诗经》。陈良运著的《中国诗学批评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也认同了这一看法。

耿占春在1993年东方出版社出版的诗学著作《隐喻》第182页中也认为诗是和圣地(寺)结合在一起的话语,诗的话语是一种伴随着宗教活动的话语。从“寺”的字根看,它是人足的象形,而与足有关的“止(趾)”包含着“行”与“停”相反之两意。既行又停,当意指舞蹈与节奏。这是一种古老的仪礼之一,舞仪。而“舞”在上古与“巫”同源同义。也可以说,诗是语言之前的语言,也是语言之后的语言,是一种处在无穷的瓦解过程中的语言,诗处在永恒的凝聚与消解中。

耿占春还说:诗的另一个通行的含义是“志”。它意味着“停留在心上”,诗是一种停留在心上的话语。它也就是让你的心灵停留在语言的神秘的隐喻中。诗的语言不是穿过你的意识就变成了事物的代码,而是理性无法穿透的、停留与展开在你的灵魂之上的世界。它本身是一种烛照式的

穿透,直达形而上的惶惑境界,就像“志”的另一个含义“之”字所暗示的,“之”是“从……到达”。诗的话语是一个到达。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语言是存在本身的又澄明又隐蔽的到来。我们所企望的所想念的,那神圣的,终于在诗的话语中到来。

对诗的寻根与朝圣是必要的也是需要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坚信,原来的诗,过去的诗,其宗教性、神秘性是重要的特性。当然这是古代诗的特性。

叶舒宪、耿占春对诗的原意、本意、源意的探究仍不尽如人意,因为我们还没有弄清楚“寺”的原意,诗中的“寺”与寺庙中的“寺”到底有何区别?我们还没有见到更好的解释,任何无根无据的臆言,只能离诗更远。只好等待了。

现代社会,在“上帝死了”、“人死了”之后,诗的宗教性或神秘性以及理性变成了什么性呢?

“上帝死了”,诗性应变为人性。在“上帝时代”人性是无法存在的。那么,原来有没有过无上帝时代?有,人性才能说回归;无,人性只能是“变”了。

“上帝死了”,又“人死了”,诗性只能变成动物性或自然性。

但,诗的本性或原性是什么仍不好说。

上帝其实是人造出来的。那么,无上帝时代应该是存在的,可见人的动物性或自然性的时代是存在的,那么诗的动物性或自然性也应该是存在的。也许,这也应该是“下半身”和“垃圾派”存在的根据。难怪《庄子·知北游》说,道存在于屎尿里边。显然,庄子是在说道无处不在。佛教也说禅无处不在。诗也应是不无处不在的。

然而,现在的现实是:上帝仍活着。人仍活着。可见,“下半身”、“垃圾派”遇到人们的非议也是正常的和必然的。

所以,我们必须强调多元。不强调也没办法,因为世界已走到多元。

讲多元,是对现实的尊重,也应该是一种无可奈何。多元,就预示着矛盾、相背、相悖、冲突、斗争、尖锐、激烈、争论、争吵、叫骂、攻击、侮辱、诽谤、造谣。

多元,也预示着君子、小人、诗人、流氓、地痞、无赖、天使、真理、谬论、严肃、无聊、高尚、卑鄙、魔鬼、警察、罪犯、大夫、病人、疯子、老人、儿童、男人、女人、太阳、月亮、星星、天空、大地、粮食、屎尿、国王、乞丐、演员、观众、运动员、裁判员、乳房、精液、鲜花、美人、毒草、垃圾、秩序、混乱、建设、破坏、生长、战士、敌人、死亡、希望、失败等共存共生。

不能用一个字来说明诗的本质,说明诗的本质也是多元的。情,美,新,是诗公认的本质。

说,也是诗的本质之一。诗说,说明:只有不可说的才是值得说的。

这不可说之说,有时是没有说之说,只有智说。

终于,我们知道什么是诗了——即令人惊奇的语言。这种语言的创造,只能是智慧之光照耀的结果。

智,也是诗的本质之一,但在很长时间,竟被那么多人忽略了。其实是没有发现。对存在的遗忘,也恰恰说明了智者的价值。

也许,我们这样说更接近了诗的本质:诗是智者之言。

智者之言,不管是情言、理言、直言、曲言、美言、丑言,只要有智慧之光闪现,就是诗在言。

这样,诗写什么就没有了争论的意义。因为诗什么都可以写。当然,这不是说写什么不重要,除非你什么也没写。要命的是,看你能不能写出智慧之光。

智慧不等于智慧之光。就像诗意不等于诗一样。

一切非诗都可有诗意,但非诗不是诗。就像有诗意的小说或散文不是诗一样。

许多诗之所以不是诗,就是因为有人把诗意当成了诗。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们能不能说：诗可诗，非常诗。

与所有艺术一样，诗歌永恒的诱惑力往往体现在它的神秘性上：作者自己也搞不清自己的作品是如何产生的。古希腊哲人柏拉图说诗人是神的代言人。

显然，艺术只能是主观思维的产物。

思维的形式是不是只有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两大类？诗歌创作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诗歌创作的心理机制既不是逻辑思维，也不是形象思维，分明有第三种思维在捉弄缪斯。也许我们叫它感觉思维，更能逼近诗歌创作心理本身。

北岛说：

而你的微笑将印在红色的月亮上  
每夜升起在我的小窗前  
唤醒记忆

——《雨夜》

顾城说：

天是灰色的  
路是灰色的  
楼是灰色的  
雨是灰色的

在一片死灰中  
走过两个孩子  
一个鲜红  
一个淡绿

——《感觉》